

傷寒論三註卷之十五

尙論春三月溫證自序

西江喻

昌嘉言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畧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深解義例者鮮，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師。況於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十之三，溫病之傷人十之七。古今闕典，莫此爲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宜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

春月同時並發此一大例也。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亦與仲景三陰三陽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卽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藏卽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有攻裡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劇。以爲在表也。而又在裡。以爲在裡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陽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證溫證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勝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爲

十中八九緣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
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綫者方可得
生然多骨瘦皮乾津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
實緣醫者於此一證茫然不知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
無從解留連展轉莫必保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矣茲
之特出手眼以印證先聖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
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爲狂誕也

此嘉言喻先生遺稿也精義入神識高千古至矣哉
得未曾有璧於癸巳作賓范制府署中范公欲刻傷

寒論三註屬

壁

訂定手編至春溫卷反覆細繹深疑

此篇底蘊之有未盡也雖集而補之終不慊於意往
來胸中者十年矣始得此卷讀之真可謂發聖神之
奧旨開萬世之心胸者用是易入十五卷中以爲良
法後之學者循經辨證引伸觸類由冬春比例以推
之於夏秋而治悉無忒實古今一大快事也況逢
聖主首出纘緒方新太和元氣充滿宇宙天下翕然向化
則此書之行世其於燮理陰陽不無一助云爾

雍正元年純陽月西江後學劉宏璧識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爲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有暑惡寒而卽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表未除而裏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從太陽循經徧傳三陽者亦有自三陰傳入胃府者大約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盤踞之地故陽明讖語發斑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遠熱之法適以

增溫病之困厄耳。況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復不與冬月相同。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寒傷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傷寒大有不同矣。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怫熱自內達外，熱入腠理，不得外泄，遂復還裡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起也。傷寒從表而起，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爲大變。然鬱熱必從外泄爲易，誤攻則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按溫熱病，表證間見而裡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裡爲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裡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裡而致害者，乃春夏暴熱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乎裡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治。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卽敗毒散、參蘇飲等湯，亦止可用於初春氣溫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尙嫌其藥性之辛溫，況於麻黃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麻桂不可用者，有二說：一以剔出麻桂，則三陰絕無表藥；一以麻桂用之不

當在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可無贅，後之紛紛訾議麻桂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用，庶知仲景立方之神哉。

仲景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

昌

按溫者，春令之氣。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然時令至春，則爲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再按溫病或不新中寒者，有表氣素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



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爲非溫病，然卽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仲景云：形似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非傷寒矣。弱者必渴，被

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者解之，當汗出愈。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卽內經諸弱發熱之

義也。脈旣浮，當以法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

發熱之意。

仲景云：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

必咽燥吐血。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



之是實以虛治、血隨火而妄逆所必至、咽燥者、火勢上逆、枯涸之應、若是少陰見證、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不藏精一例、

仲景云、病如桂枝證、似乎中風、頭不痛、項不强、則太陽無外

風寸脉微浮、則邪自內出、胸中痞硬、痰涎塞膈、氣上衝、咽喉

不得息者、胸有寒痰也、當吐之、宜瓜蒂散、又云、病人有

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衄、

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證、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悞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



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梔豉湯此用芩蒂散者取其吐
頑涎而快膈湧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悞發汗徒亡
津液胃中空虛虵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仲景云病人手足厥冷似涉厥陰脉乍緊者邪結在胸中非

陰也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芩

蒂散此乃痰邪自內而出即四證類傷寒之痰證也

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

髓也表實裡虛身大寒反不欲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表虛裏實此以五合之表裡言設由藏府而統言之則皆

謂之表矣

仲景云病在陽

表未罷熱未除

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嚥之若

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

反不渴者

熱邪爲水寒所制

服文蛤散若不瘥者與五苓散寒

實結胸無熱證者

兩寒相搏

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

寒結

重者

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仲景云病人藏無他病

裡氣和也

時發熱

或然或不然

自汗出而

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

未發熱之先

發汗則愈宜桂

枝湯主之又云病自汗出者

無時不然

此爲營氣和營氣和



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以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按藏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陰不病之例也再按春溫之證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言衛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證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大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

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仲景云病人脉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按發汗而令陽微悞之甚也陽

微則胃中虛冷而脉反數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斯脉不數矣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藏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仲景云病人煩熱

太陽也

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

熱者屬陽明也脉實者宜下之脉虛浮者宜發汗

太陽陽

之宜大承氣湯、汗之宜桂枝湯

微數之脉、慎不可灸

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迫虛逐實、血散脉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此條不專爲溫證而設。

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脉也。脉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焦骨傷筋已耳。今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脉之微數否耶。

仲景云、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此與傷

寒耳聾爲少陽邪盛者迥異、益見溫證禁過汗也。

仲景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

此爲燥屎，故使大便硬也。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大下後五六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按仲景治溫證，凡用表法皆行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凡用下法皆行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仲景云：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

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爲逆也若先下之此不爲逆
觀此則溫證比傷寒太陽經之變證爲差減而汗之
次第亦爲不同矣
仲景云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
自愈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
爲易愈也

解肌諸方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葱白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附人參敗毒湯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